



爱深沉

当你老了

◎雨田

外婆跟我一样属鼠，却是大整整四轮，老得牙齿全无，白发胜雪。有天回家时，她伸着一双树根盘般的手坐到我身旁，等弄明白她的意思后，我找来一把小剪刀帮她修剪指甲。从未保养过的手，干燥，粗糙，指甲更是硬且厚，我小心地一一剪完。她抚弄着双手，喃喃自语着：这下舒服了。然后她又将脚从拖鞋中抽出，脚趾头跷起。我为难地看着，那双脚比手更不堪，暗黄的皮肤皱褶如年轮，蜷缩伸长的脚指甲中还藏污纳垢。母亲见状，说，你别管她，我眼花，等你小姨来了让她剪吧。我顺势收了剪刀去洗手，装作没看见外婆眼巴巴的表情。越来越老的外婆渐渐地像个孩子，她胡乱穿衣，不再认识她的孩子、孙子。有时母亲扯着嗓子叫她别乱走，声音大得街坊邻居都能听到，可外婆一脸无辜地问，你在说什么？母亲骨折第二天，小姨来接外婆去大姨家。外婆居然没闹，她乖乖地吃饭，自己收拾了两块毛巾。不像以前那样刨根问底：到哪儿去？去干什么？她一言不发地上车了。后来，母亲说，到大姨家后，外婆才嘀咕道：不是小女儿来接的嘛，怎么会到二女儿家？她要打牌，老让我一个人在家。我突然间有些疑惑，外婆的老年痴呆症是不是我乱扣的帽子？也许她只是有些狡猾有些任性？

母亲只在我生产时来我家照顾我，带儿子到八个月大。后来只在我接她来宁波体检、看病时才在我家小住。买菜做饭的事不用她插手，于是她每次都把我家里的灶具、锅底和窗玻璃擦得锃亮。这次若不是她骨折加嘴里的血管瘤要开刀，她是绝对不肯到我家住着的。她是闲不住的人，近两年更甚，春天里满山采茶挖笋，秋天里帮人收芋艿、修花木；晴天在田里侍弄各种蔬菜供给弟弟的餐馆，雨时便在家做外贸的小饰品。我有时也会像她对外婆那样地不耐烦：妈，你缺钱我给你，不要这么辛苦好不好？她如做了错事般小声说，闲着也是闲着啊，我知道不让自己累着的。所以在我家无所事事地呆着，她感觉和坐牢也没两样。

晚上，四十多年来第一次，我帮母亲洗头，洗澡。脱去她质地低廉、花色俗气的衣服时，母亲和我一样感觉不习惯。我小时与爷爷奶奶住一起，初中起住校，与母亲亲昵的记忆实在不多，那具臃肿松弛的躯体看着如此陌生。她右手臂打着厚厚的石膏，我只能非常小心、轻柔地擦洗，一如许多年前对待我的儿子。帮母亲吹干头发，送她到床上后，我忍不住清洗了浴缸，擦了地，因为那些掉落的花白头发非常刺眼。

母亲的口腔手术选了门诊治疗，嘴唇缝了五针。问她疼不？她摇摇头。问她难受不？她点头。我煮了粥，蒸了鱼，小心地剔除鱼刺，把鱼肉拌在粥里；或者是脆骨熬汤煮菜泡饭。搬出儿子上学后收起的原汁机，榨各种果汁给她喝。母亲用左手一勺一勺地吃得慢，想必是伤口难受。一周后拆了线，母亲便想着要回去。我有点不高兴，说，你手还动不得，回去又摸东摸西的，不行。母亲不吭声了。第二天中午，接到老公电话，说刚把妈送回家，说我妈在我上班后求他，他没办法。我立马电话打过去想数落她。电话里，母亲淡淡地说，你已经够辛苦了，做早餐，打扫卫生，要上班，又要上课，我不想再给你添累，家里还有你父亲，能对付过去的。我鼻子一酸，搁了电话。

前日，母亲说外婆在大姨家摔了一跤，可能是尾骨骨折，医生觉得没必要手术。估计是疼痛，她整夜吵，嘴里尽叫些死去的亲人的名字，把胆小的大姨和姨夫吓得不轻。母亲的手也没有如预期般愈合，医生在拍片后重新给她打了石膏。我说那外婆怎么办？真没人养的话就找个敬老院吧？母亲叹了口气说，要是健康康康的，长命百岁倒也好的。我安慰她，外婆比人家多活半辈子，你们做子女的也要付出些代价吧？母亲笑得有些无奈。

不是所有的老去都健康睿智、优雅从容。叶芝或杜拉斯笔下的“我独爱你苍老的容颜”非常诗意且深情，可是现实中面对我们的父母，两代人不同步的衰老，使得这个过程充满百般滋味。当我老了，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我此刻温柔的心情。



修枝

有所悟

◎红尘一书

家中种了一些茶叶树，有几棵树长得很高大，却没有多少茶叶，而且采摘茶叶时总是够不着。整理土块时我嫌它烦人，就拿柴刀把它一阵乱砍，本是打算把几棵茶树都砍掉的，可公公婆婆见了着急了，说，你们年轻人就是不爱惜，好好的树怎么给砍了？不要砍。这时，我见茶树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主枝，差不多也算是生命垂危了，对周边影响不大，也就手下留情了。不承想，到了第二年，这几棵茶树竟然都抽出新枝，长出的茶叶格外好，后来几年上山采茶时，我最喜欢的竟然就是这几棵茶树，树不高，茶叶却长得特别好，也特别多。

进城后，见绿化工人把公寓楼前的植物用一种电机刷刷地割得只剩下枝杆了，我看着有点心疼，问他们，真的要割掉这么多吗？他们只笑了笑，不答，走了。这几年，我发现每年都这么割，可那几株植物每年都长得很好。看来，这植物生长的奥秘，我确实没有弄懂。

人生何尝不像一棵有生命的树，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，有许多事情就如同枝枝蔓蔓，它们或许已没有了存在的意义，可是，因为习惯，也因为念旧，还因为胆怯，我们即便拥之无味，也觉弃之可惜，不能狠心断之，便只能一直窝窝囊囊地拖着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村的土地还没有包产到户时，我家就年年缺吃的，可因家中缺少劳动力，一听说要包产到户了，母亲终日惶恐不安，成天唠叨，说包产到户了我们家日子还怎么过？然而，等到真正包产到户一年后，我们就尝到甜头了，不但地里的活能够干完，粮食产量还大大提高了，于是我们感慨：如果一直不包产到户，我们家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呢！

感情的枝蔓，算是更难修剪的吧！我有位朋友，面对并不看好的感情，却始终无法舍弃，一拖再拖，苟延残喘，总给自己找一些不放弃或是放不掉的理由，结果浪费了数载光阴，终以惨淡收场。

没用的枝蔓不修，怎能抽出新枝？一杯凉掉的水不倒掉，怎能沏上新茶？生活，其实也有宽厚公道的一面，当老天关上了我们的一扇门，自会打开一扇窗。俗话说，有舍才有得，大舍大得，小舍小得，不舍不得，生命的本能就是总有一线生机能求得生存和发展，断，舍，离，便是我们生命之树上必不可少的修剪。

暖聚焦

男生下厨

◎江泽涵

每个大学的假日里，妈妈就撇开爸爸那套“男人不下厨”的理念，要我学做菜。因为我不情愿，她也太勉强，只在最后一个寒假强迫我学习。我就看着她煮粥、下面条、炒蛋、炖蛋汤、做盐水虾、用电饭煲蒸鲳鱼等一些极简单的菜食。等我自己实践，是在参加实习之后。快餐越来越贵，交完房租，所剩不多，且经常加班到快餐店关门，那会儿我一边自己做菜，一边暗自庆幸，可能妈妈早就料到这些情况了。爷爷一生不下厨，以致奶奶患病后，连个电饭煲也用不好，可见厨房活是要学一点的。我独居期间又自学炒青菜、茭白、丝瓜等，勉强也能请别人来吃一吃。

时日一久，我也体会到偶尔下厨可以怡情，长时间就要生怨。有一晚下班后，疲惫加心烦，差点就要摔锅。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女性是伟大的，应该向她们致敬，不仅在于她们承载着繁衍子孙的重任，还在于她们为男性承担了日复一日的厨房活。

参加工作半年后，妈妈过来和我同住。有一天，她说要教我做家常菜。我想男生会做几个菜应急就差不多了，眼下收入已经提高，以后会更高，就有条件叫外卖或下馆子了，可以省下买菜做饭的时间干点别的事，因此推辞不学。

妈妈说，做饭不浪费时间，又不是去参加厨艺赛，不用特意学，可以边试着做边改进，在三餐中慢慢提高。说着，她眉毛一扬，说了一大通道理：你也不要以为将来娶的媳妇一定可以让你吃上现成饭，没准还得你做给她吃。所以你成家前，家常菜要先过关。你要在媳妇面前端架子是丢我的人。但是她要不会，你一定要教会她，绝不许惯着她，她要不肯学，耍小姐脾气，这种女人就不要娶进门来。一家人一起做菜可以培养感情，老不在家吃饭就没个家的样子。你也晓得做一顿饭的辛苦，日积月累，媳妇成怨妇，这对你和孩子没一点好处。你帮她一起下厨，是对她的尊敬。偶尔一个周末，也记得和孩子一起玩玩面团……

静下心来想，妈妈的那番话是有道理的，能在周遭人的生活里得到印证。做厨房活是当家的一部分，当过家会深知家的分量，夫妻双方应该共担。一个家只有一个人努力，会很辛苦，而且容易闹矛盾。我于是老老实实学起做家常菜，比如洋葱炒土豆、凉拌海带丝、葱油海鲜、鱼头豆腐汤、红烧肉等，之后，又学做饺子、包子、馒头、煎饼等面点，还练了两回剃白斩鸡的刀工。

好几次家里宴客，妈妈让我学做特色菜和配菜。特色菜吃多了腻口，但是用来宴客，或换口味是不错的。我说七荤八素做起来又烦又累，这个真的可以下馆子。妈妈说，以前至亲好友来，要包吃包住才算尽了地主之谊，如今住宿是不讲究了，人家基本都当日来当日回，但吃饭要尽量安排在家里。所以又学习芋头炖排骨、木耳炖蹄膀、油炸蒜香排骨、紫苏爆炒虾仁或鱿鱼圈、剁椒鱼头等。话说早两年我见很多人家请客都下馆子，现在渐渐都在自己家里请了。这也将会是一种趋势吧。

就像赚钱养家一样，做菜是当家男人的必修课，也是一种礼节，对于家庭和睦与人际交往有着大益处。看来，什么都在与时俱进，男人和厨房的关系也是。

总第 5964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配图 阿莱

